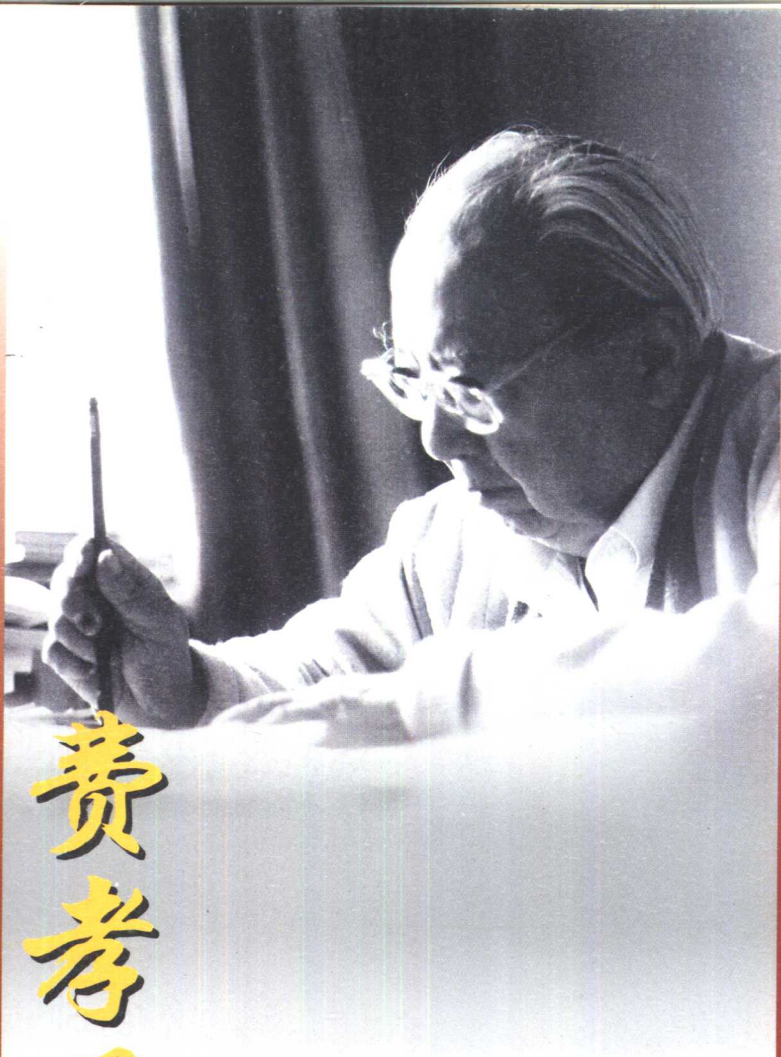


学者书系



费孝通

费孝通 著

人生漫笔

同心出版社

学者书系

主编：邓九平

编委：牛 汉 邵燕祥 王得后

钱理群 王富仁 邓九平

费孝通

人生漫笔

同心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费孝通人生漫笔/费孝通著.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 
2001.7

ISBN 7-80593-562-9

I. 费… II. 费… III. 费孝通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1282 号

同心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)

邮编: 100013 电话: (010) 84276223

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

字数: 303 千字 印数: 1—5000 册

定价: 22.00 元



费孝通先生近影



五十五载风雨春秋，费孝通和夫人孟吟甘苦与共，相濡以沫。  
1994年12月1日，孟吟女士病逝。



费孝通与好友冯亦代合影

先生平景厚  
 唯求存永昌  
 冯亦代  
 时年八十有八  
 公病之后遂

(2001年4月冯亦代先生为本书题词)



《费孝通文集》出版座谈会

# 卷首语

---

費孝通

我这种随写随发表的习惯，严格说来并非著作的正道，但也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比较率直地暴露作者的思想。在这个变革迅速的社会里，这些作品倒为历史过程留下一些真实的痕迹，反映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。把这些文章里所表达的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来看待，它们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。尤其是把历年的文章联串起来，就容易看清当时一些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。

我希望读者也不妨采取这种态度去阅读我这本文集。如果能多想一想：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些思想？会说这些话？那就很有味道了。至于这些文章对作者本人会引起什么毁誉，那是不足挂齿的。

让我引用《江村经济》自题诗里的一联：“毁誉在人口，沉浮意自扬”作为这本书的卷首语。



# 目录

费孝通  
人生漫笔

## ·人物篇·

- 一封未拆的信——纪念老师沈骝英先生 /3  
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/8  
在人生的天平上——纪念吴泽霖先生 /11  
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/17  
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/31  
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/38  
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 /42  
爱国学者的一代人 /46  
推己及人 /51  
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/56

## ·自述篇·

- 我这一年 /61  
解放以来 /67  
干校家书（10封信） /72  
猴年辞岁 /104

# 目录

费孝通人生漫笔

## · 随笔篇 ·

- 人生的时序 /109  
老而不死 /115  
鬼的消灭 /124  
男女之间 /133  
疏 散——教授生活之一章 /142  
没有安排好的道路——给储安平的信 /149  
漫谈桑梓情谊 /154  
一代良师 /161  
话说乡味 /164

## · 议论篇 ·

- 论旅行 /173  
论等车 /177  
论神经战 /181  
论绅士 /189  
论“知识阶级” /198  
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/211

# 目录

费孝通人生漫笔

“早春”前后 /223

我的一个梦想 /230

## · 杂感篇 ·

“知我，罪我” /235

民主的沉睡 /240

自由之邦的传统 /248

平民世纪在望 /256

劳资的鸿沟 /266

眼睛望着上帝 /274

青年已尽责 /283

言论·自由·诚实 /287

人民·政党·民主 /295

有为者亦若是——美国制宪的故事 /302

特务·暴力·法律 /309

武器的独占和反民主的统治 /317

奴隶世纪的再生 /321

流血的和不流血的革命 /325

传统在英国 /329

雄圣甘地 /334

差序格局 /340

# 目录

费孝通  
人生漫笔

- 礼治秩序 /348  
无为政治 /354  
所谓家庭中心说 /359  
再论双轨政治 /365

## ·文化篇·

-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/377  
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 /382  
经济中的道德力量 /387  
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/391  
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 /397

## ·学术篇·

个人·群体·社会——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/403

附：坎坷生涯平凡人 真诚心怀天下事  
费宗惠 /428  
张荣华

# 人物篇

费孝通人生漫笔





## 一封未拆的信

——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

从我们魁阁走上公路，向北，约摸半个钟点的路程，就到三岔口。中央农业实验所有一个分站疏散在这村子里。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机关时常有往来，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。三岔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，便道常来我们魁阁，我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岔口望他。在一次闲谈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。

“沈先生是我的老师，”我这样说，“我在小学时，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。”

我停了一忽，接着说：

“说来这已是20多年的事了。最后一次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，那时候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。我母亲去世不久，她是我母亲的朋友，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生活细节的话。中学时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，尤其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，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，她那时所说的，听过也就忘了。但是，我一闭眼，还记得这位老师的笑容。一副近视眼镜，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。那时看来算是相当时髦的。至少，她所穿那件红方格子带裙子的衣服，在我印象里是件标准的西装——”

我一面说着，20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来愈逼真：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，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——在这地方我们分手了。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，你想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他幼年的女教师，怎么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？手插在裤袋里，脸红红的，眼睛潮润润的，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，多不好意思？

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忆，“沈先生不是在苏州那个女学校里教过书的么？怎会教得着你的呢？”

10多年前，我如果听到这话，一定要脸红，决不会接着说：“是呀，我是在女学校里长大的呀。”徐先生好奇地听我说下去：“那个学校名叫振华。苏州人大概都知道这学校。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。苏州的织造府谁不知道？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，据说他所描写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。”

我在中学里时，最怕是有有人提起我的来历；愈是怕，愈成了同学们取笑的把柄。“女学生！”——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，我怎么会有勇气，在我女老师的身边并排着走？校门救了我，我飞跑似的冲进铁门，头也不敢回，甚至连“再会”两字也没有说。可是，虽则这样鲁莽，我却并没有这样容易把这事忘却，20多年后，还是这样清楚地记得：那副眼镜，那件红方格的西装，和温存的语调。

我进高小刚是10岁，初次从小镇里搬到苏州。羸弱多病使我的母亲不敢把我送入普通的小学。振华靠近我们所住的地方，是我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所办的，而且是个女学，理论上说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，至少欺负时不太动用武力。不久我成了这女学校里少数男学生之一。入学时我母亲还特地送我去，那时校址是在十全街，就在那时我被介绍给这位沈先生。以后她常带我到她的房里去，她



房里的样子现在已模糊了，只记得她窗外满墙的迎春花，黄黄的一片。当时，沈先生，我后来总是这样称呼她，其实还是和这一片黄花一样的时代，但是在我却免不了她已经属于“什么都懂，什么都能”的伟大人物那一类了。我当初总有一点羞涩，也有一些异样：在四年的小学中，老师在我是一个可怕的人物，打手心的是他，罚立壁角的也是他，一个似乎不太讲理，永远也不会明白孩子们心情的权威。可是这个老师却会拉着我的手，满面是笑容，是个手里没有戒尺的人，这使我不太明白。我想，我那时一定没有勇气望着她的眼，不然，我怎会现在只记得满墙的迎春花呢？

沈先生教我算学，每次做练习，我总是第一个交卷。习题做快了，又不重看一遍，不免时常把6写成8，2写成3。“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！”其实我的心哪里是在做算学？课堂外的世界在招惹我。可怪的是沈先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顽皮的手心，或禁闭过这个冒失的孩子。她望着我这匆忙的神色，忙乱的步伐，微微地摇着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？”

过了有10年的一个暑假，我在沪江的暑期学校里选了三门算学课程，天气热得像是坐在蒸笼里，我伏在桌子上做题解；入晚靠窗眺望黄浦江的烟景，一个个还是几何的图形。我不知为什么，一直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历史上的人名，地理上的地名，而对于数字并不怎么怕；若是有一理由可说的，该是我高小里历史和地理的教师并不是姓沈的缘故罢。多少孩子们的兴趣在给老师们铲除送终？等大学毕业，一个人对于学术前途还没有全被封锁的，该算是很稀少的例外了。

我的性格也许是很不宜于算学的，可是为了有这个启蒙的教师，我竟为了它牺牲了一个可以夏游的暑天。